春秋公羊傳箋

春秋宣公經傳解詁第六　　春秋六

公羊何氏　王氏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箋曰據桓公自以爲正其意也桓公篡成君宣公篡未踰年君嫌其義異故復發傳

公子遂如齊逆女譏喪娶復書不親迎者嫌觸諱不成其文也有母言如者緣內諱無貶公文　箋曰逆女例時日言之不待貶絕而惡見親殺不喪故直以逆女爲使名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箋曰夫人至例時此月者譏挈于遂

遂何以不稱公子箋曰据單伯至猶不去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非貶例驕如亦去氏是也箋曰公不迎故以臣再見譏自明無假去氏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据驕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也經有姜不但問不稱氏者嫌据夫人氏欲使去姜箋曰据逆婦姜者略之貶箋曰從略例也曷爲貶据俱至也譏喪娶宣箋曰据文殺立不宜貶輕者譏喪娶也箋曰既正即位因假以喪娶爲譏喪娶者公也

則爲貶夫人据師還也曰据毋尚不通箋內無貶于公

之道也明下無貶上之義箋曰公方親殺其君之子何可以喪娶貶之故無貶

道非下不貶上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爲貶夫人

据俱有諱義夫人與公一體也恥辱與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矣

去氏比於去姜差輕可言故不諱貶夫人箋曰齊與惡人爲昏故貶去氏其稱

婦何据桓公夫人至不稱婦曰据文公夫人略之稱婦箋有姑之辭

也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言以者見行遂意也見繫重在

遂因遠別也月者公不親迎危錄之例也箋曰婦非貶詞爲頃熊稱我小君見之耳

夏季孫行父如齊箋曰如例時爲賂齊見之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箋曰放例時

放之者何箋曰据師言棄猶曰無去是云爾是是衛箋曰仕之于衛且屬衛善留之孟子書所謂先之於所往之衛則衛大夫矣近正也箋曰以時奔逐者多假以立君臣之義此其爲近正奈何箋曰据大夫出奔爲惡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爲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

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
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罪
當誅故三年不敢去箋曰此正禮
也大夫當以禮去而其詞曰待放

君放之非也

曰無去是非也箋曰今因其
待放而放之非正故曰近正

大夫待放正也

聽君不去衞正也箋曰大夫雖仕
而不受職猶若待罪有反之道乃爲
正也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

重奪
孝子
之恩也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
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
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
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
箋曰上言爲君三年此下因引爲父母三年
以明之上言大夫三年不可仕舊君之恩猶父

母也新君猶君也三年不奪人之恩故喪則不呼其門亡則不仕其身**已練可以弁冕**此說時衰政失非謂禮當然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旒曰冕主所以入宗廟　[illegible]曰弁冕大夫士諸侯天子之爵服練而縞冠漸近於弁冕故曰可以非謂可爵弁袞冕也明變服之節郎事之漸**服金革之事**謂以兵事使之[illegible]曰將郎事則當從役臣之義也**君使之非也**非古道也**臣行之禮也**臣順君命亦禮也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閔子**閔子騫以孝聞**要絰而服事**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郎人心**

既事畢言古者不敢斥君卽近也

退而致仕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于君

孔子蓋善之也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孫順不詘其君也不言君子者時賢者多以爲非唯孔子以爲是　箋曰引閔子以明胥甲父不當仕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箋曰公會例時賂定而會

公子遂如齊箋曰如例時致賂也言聘而取非兵取明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箋曰外取內邑例月人取不當取例稱侯取者爲當取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據曹取之不書箋曰据僖取濟西田傳言曹田所以賂齊也魯所以賂遺齊故稱人共國辭　箋曰與齊人取子糾同文子糾爲脅取知田亦脅取無故而脅取田是賂之與取邿大鼎同曷爲賂齊据上無戰伐無所謝箋曰据已取齊女矣爲殺子赤之賂也子赤齊外孫宣公篡殺之恐爲齊所誅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猶律行言許受賂也月者惡內甚于邾婁子益　箋曰即他事賂不諱當云歸濟西田于齊耳今諱云齊人取見脅文又諱不言我是不與我得有之故知乃弒賂

秋邾婁子來朝箋曰來朝例時再卒褒例顯故至此見朝始成列國

楚子鄭人侵陳箋曰侵例時爲救見遂侵宋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不從鄭人去遂者兵尊者兼將箋曰上以楚子主兵言遂者見亟侵中國

晉趙盾帥師救陳箋曰救例時將尊師眾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箋曰會例時伐鄭箋曰伐例時此晉趙盾之師也据上趙盾救陳微者不能會諸侯曷爲不言趙盾之師据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伊雒戎盟再出名氏箋曰据晉郤缺以專貶稱人此救善詞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時諸侯爲趙盾

所會不與卑致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使若更有師也殊會地之者起諸侯爲盾所會箋曰善趙盾故稱晉師使大夫可會諸侯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箋曰侵例時柳當爲檟檟卽古文柳也以下作檟此不宜作柳

柳者何箋曰以國邑不明**天子之邑也**天子之間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箋曰以不繫同內邑又見下王師敗績于貿戎**曷爲不繫乎周**据王師敗績于貿戎繫王据城成周繫周伐凡伯見王使箋曰**不與伐天子也**絶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箋曰時周同列國魯本列國託

王不能爲王詞因就見義與來戰于郎同

晉人宋人伐鄭箋曰爲前會伐見鄭强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箋曰結日偏戰與宋宋爲主宋師敗績箋曰敗績例時

獲宋華元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箋曰獲例時

秦師伐晉秦稱師者閔其衆惡其將本秦之忿起殽之戰今襄公繆公已死可以止矣而復伐晉惡其搆怨結禍無已箋曰伐例時起秦楚相結

夏晉人宋人衞人陳人侵鄭箋曰侵例時見鄭强未服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殺其君夷獋箋曰大夫殺君例日先從正例後乃起非盾殺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崩例日箋曰王爲葬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箋曰異例時月者正郊之月重錄之

乃不郊猶三望箋曰不郊例時箋曰三望例時

其言之何據食角不言之緩也辭閒容之故爲緩不若食角急也別天牲王以角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潔淸而災重事至尊故詳錄其簡甚箋曰成七年

定十五年哀元年皆改卜應變此不改卜故爲緩詞**曷爲不復卜**据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養牲養二卜**二卜語在下**帝牲不吉**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不吉者有災　箋曰郊祭報天主日帝月帝也不吉傷也**則扳稷牲而卜之**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爲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吉不復郊　箋曰二卜牲而災乃書牛傷此言郊牛帝牛也當改卜稷牛乃不卜而遂不郊故言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於稷者唯具是視**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尊帝

郊則曷爲必祭稷 据郊者主爲祭天 王者必以其祖配 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配配食也 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 据方父事天箋曰据祖有廟 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箋曰內謂祖也欲尊其祖而不配天則天下不皆尊吾祖故禮不行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王天下書改卜者善其應變得禮也箋曰外謂天也祀天而無祖爲主則天亦虛空無所止故因祖配天而祭天也

葬匡王 箋曰葬王不書書則例月此時者起晉侵郴

楚子伐賁渾戎 箋曰伐例時記楚兵事

夏楚人侵鄭 箋曰侵例時記楚兵事

秋赤狄侵齊 箋曰侵例時記狄事赤狄國例也入聞世漸錄狄

宋師圍曹 箋曰圍例時葢曹欲叛晉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箋曰鄭卒例日

葬鄭繆公 葬不月者子未三年而殺故略之也 箋曰鄭葬例月此時者略之起其從楚至髡原乃月葬也不從不及時不日慢葬例者彼自治其臣子非貶其君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箋曰公及平與及平同例月莒人不肎箋曰不弗皆內詞嫌歸惡於莒公伐莒取向箋曰伐取例時

此平莒也其言不肎何据取汶陽田不言棘不肎　箋曰据公自行不必遂公意辭取向也為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為利故諱使若莒不肎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肎起其平也書之齊侯者公不能獨平也月者惡錄之　箋曰以平始以取邑終明非不肎平特以兵脅之因而利之耳

秦伯稻卒箋曰聞世秦再見卒例月而葬仍從始卒例時者起嬰本不當卒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箋曰公子大夫殺君例日不葬賊未討

赤狄侵齊箋曰侵例時閒世狄進舉國記狄事

秋公如齊箋曰公如例時爲五年春再如見

公至自齊箋曰至自例時爲下再至見

冬楚子伐鄭箋曰伐例時賀濟時說鄭有殺君之惡許楚正之從伯討例

五年春公如齊箋曰公如例時半歲再朝齊譏自見諸事齊與其臣婚故目言之

夏公至自齊箋曰公至例時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箋曰逆女不言婦女者昏大夫之詞例時此月者譏公諂齊私結其臣以母弟嫁之重於莒慶

叔孫得臣卒不日者知公子遂欲殺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 箋曰不日者與殺絕之輩不見卒得臣見卒者欲張聞世有罪法以起傳聞世不得卒大夫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箋曰外來者不能朝例又曰奔例也內女來者直來無禮詞也皆例時

何言乎高固之來据當舉叔姬爲重大夫私事不當書 箋曰据直來

曰來來者無禮節不當見高固又杞伯姬來朝其子譏內爲重**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禮大夫妻歲一歸宗叔姬屬嫁而與高固來如但言叔姬來而不言高固來則魯負教戒重不可言故書高固明失教戒重在固言及者猶公及夫人固同來夫婦尊卑不可言箋曰叔姬實與高叔姬及高固也直來前已見例此主譏昏大夫故使高固同小國君詞因使子叔姬亦同外國君非女來之例也**子公羊子曰**箋曰公羊子三字旁注誤衍入**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言其雙行匹至似於鳥獸箋曰此別說經意爲譏高固而書其義稍狹故退在後也大荒南經說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青獸相幷名

曰雙

楚人伐鄭箋曰伐例時見楚兵事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箋曰侵例時爲趙盾見

趙盾殺君此其復見何据宋督鄭歸生齊崔杼殺其君後不復見

親殺君者趙穿也復見趙盾者欲起親殺者趙穿非盾箋曰爲前書

親殺君者趙穿則曷爲趙盾殺欲見文實之義加殺與親殺不同

加之趙盾箋曰据趙穿前見於經非不可見名氏不討賊也箋曰

欲見執政不討賊即坐殺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据皆去葬不加殺

箋曰据書盾殺則當討盾晉史書賊曰晉趙盾殺其君夷獋箋曰此史例也春秋經例不可用史例趙盾曰天乎無辜辜罪也呼天告寃　箋曰用史例則盾反有詞故以經助史吾不殺君誰謂吾殺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箋曰為僞也詐也人殺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殺君而何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明義之所責不可辭　箋曰据晉史之言如春秋之例則盾亦不當復見今復見者正所以治之也盾不當國直坐之殺則何以治親殺者乎故先正之後滅之使黑臀為與殺者與里克同也夷獋去葬明晉無臣子盾復見明成公與殺然後可以治盾

不得藉口於廢暴君安晉國否則盾且歸獄趙穿討之以爲名矣趙盾之復國奈何箋曰此問史事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禮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升餕受爵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箋曰內朝在應門內然後處乎臺上箋曰諸侯臺門蓋在路門上文公薨於臺下似臺臺又在路寢後所未詳也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已已諸大夫也箋曰許愼說彈行丸也是樂而已矣以是爲笑樂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

箋曰立外朝也有人荷畚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自閨而出者宮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閨者知外朝在閨外內朝在閨內可知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彼何者始怪何等物之辭熟視知其爲畚乃言夫畚者賤器何故乃出尊者之閨乎呼之不至怪而呼欲問之曰子大夫也箋曰也讀爲邪欲視之則就而視之怪詞也怪盾敢呼視而不識盾顧君責己以視人欲以見就爲解也古者士大夫通曰子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赫然已支解之貌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

主宰割殺膳者若今大官宰人熊蹯不熟熊掌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摮猶摮也摮謂旁擊頭項篗曰摮字書所無今作餅有𤓰盆蓋以斗從頭覆而炙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愬者驚皃禮臣拜然後君荅拜靈公先拜者畚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天子為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趨而出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己意冀當覺悟故出靈公心怍焉怍慙皃慙盾知己過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

之某者本有姓字記傳者失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上其堂則無人焉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箋曰以無人故直上堂俯而闚其戶俯俛頭戶室戶方食魚飧箋曰飧水澆飯也字或作湌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易猶省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箋曰大夫三閣有豕魚腊

其朝食當具饌而盾仍食餘闇之魚澆飯而食故爲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負君命也遂刎頸而死勇士自斷頭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衞也甚於重門擊㰎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之謂也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滋猶益也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仡然從乎趙盾而入仡然壯勇貌　箋曰禮大夫燕食有從者在門外時禮異趙盾故得入放乎堂

下而立嫌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爲意禮器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授君劍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推殺之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由人曰知之自己知曰覺焉躇階而走躇猶超遽不暇以次靈公有周狗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謂之獒大四尺曰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以足逆蹋

曰踆絶其頷頷口箋曰許愼書頤頷字作顄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甲即上所道伏甲約勒聞鼓聲當起殺盾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欲趨疾走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猶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恩於子邪非所以意悟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桑傳道此者明人當素積恩德趙盾曰子名爲誰後欲報之曰吾君孰爲介介甲也猶曰我晉君誰爲與此甲兵豈不爲盾乎子之乘矣何問吾名之乘即上

車也猶曰子以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吾名乎欲令蚤免去不望報矣　箋曰責盾見君欲殺之不恐懼猶欲報人恩也

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無道民衆不悅以致見殺

趙穿緣民衆不說起殺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復大夫位也卽所謂復國不討賊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而立成公黑臀不書者明以惡夷狷猶不書剽立　箋曰郯國瑋說春秋不書外立衛人立晉尹氏立王子朝皆非常例何義非

夏四月箋曰侵陳專爲見趙盾故不書他事唯見災異而已

秋八月螺先是宣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所致 箋曰螺例時月者灾重例

冬十月箋曰不書他事說見上

七年春衞侯使孫良夫來盟箋曰使來盟例時與鄭弟語相比爲例唯傳聞世聞世各一見後不復書

夏公會齊侯伐萊箋曰公會伐例時會一國君伐唯一見

秋公至自伐萊箋曰至自例時爲會一國君伐見

大旱爲伐萊踰時也 箋曰大旱例時聞世唯見此與傳聞世相比爲例後不復見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于黑壤箋曰

公會例時晉纂初會
故下致會明有危

八年春公至自會 箋曰致會例時時會致者始此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 箋曰如例時月者起未如言如也樊非之說月者起下卒仲遂

至黃乃復 箋曰至復例時

其言至黃乃復何 据公孫敖言不至復又不言乃

有疾也 乃難辭也上言乃復下有卒知以疾爲難

何言乎有疾乃復 据公如晉以有疾乃復殺恥以爲有疾無惡 箋曰据有疾當言有疾不得言乃復復者出有惡歸無惡又與此相反

譏 据公言有疾殺恥此不言有疾恥例也

何譏爾 箋曰据下

卒知實疾

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赦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爲重赦當誅遂當絕也 箋曰欲見奉使之義因以入無惡明其實疾以出有惡更加乃爲難詞

辛巳有事于太廟

箋曰有事者改禘名孟獻子爲之禮記季夏六月禘周公於太廟魯七月周八月廖曷文說獻子以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爲周正魯用殷正故在六月非也當在魯七月僖八年七月禘正也此爲猶繹見例日

仲遂卒于垂

箋曰大夫卒例日時者與殺當絕出得臣已見有罪例此復見

者本同罪必互見以相起

仲遂者何 據不稱公子故問之 公子遂也 自是後無遂卒知公子遂見 箋曰上見有疾此卒知爲卒見疾也 何以不稱公子 据公子季友卒 雖加字猶稱公子也 貶 箋曰貶而仍字者嫌同再見名例 曷爲貶 据叔孫得臣卒不貶曰据如齊不貶 爲殺子赤貶 箋曰子赤被殺先見遂與得臣如齊得臣卒不日爲貶此亦不日明同罪而遂實首惡 然則曷爲不於其殺焉貶 据翬終隱之篇貶年子赤卒年中貶 欲使於文十八 箋曰据惡惡疾始將而必誅於殺謂謀殺時也如齊而子卒貶之可以起殺 於文則無罪

於子則無年此解十八年秋如齊不貶意也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卒乃貶者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公會平州下如齊嫌公遂八年如齊嫌坐乃復貶也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地者卒外明當有卒外禮也日者不去樂也書有事者爲不去樂張本　箋曰貶之反見氏者起遂與公同惡若兄弟而得罪於先君與公子季友相對爲褒貶

壬午猶繹箋曰繹例日萬入去籥箋曰入去皆例時

繹者何箋曰据言猶通可以已是通上卒垂也祭之明日也禮繹繹昕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

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愼之至殷曰肜周曰繹繹者据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肜者肜形不絕据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意質也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　箋曰以辛巳王午相通知不通卒垂通有事也有事下日繹是祭之明日明

萬者何

箋曰据言入

干舞也

干謂楯也能爲人抒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　箋曰承祭言萬故知萬舞

籥者何

箋曰据昭十五年言籥入是籥亦當入

籥舞也

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

其言萬入去籥何

据入者不言萬去樂不言名箋曰据入入則皆入去則皆去**去其有聲者**不欲令人聞之也**廢其無聲者**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存其心焉爾**箋曰言萬入後乃去籥是心在於樂**存其心焉爾者何**箋曰据籥入亦存於樂不議也**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爲之　箋曰籥入在卒上是不知卒而入此在卒下是知而入**猶者何**箋曰据譏萬則不譏繹**通可以已也**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卒事而聞之者廢繹日者起明日也言入者据卒未奏去籥時書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可　箋曰通

繹在遂卒後可以已也遂與殺當絕而爲宣大夫宣當依禮喪之言去㑹者起宣遂惟親哀也而令萬人者又不肎依禮廢祭示不私於遂也故如其事書之而同黨爲惡明矣以猶繹正之明禮無兩行大夫之則當大夫卒之

戊子夫人熊氏薨 箋曰夫人薨例日

晉師白狄伐秦 箋曰伐例時白狄國舉例爲狄見

楚人滅舒蓼 箋曰滅例時見楚事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大敗於邲中國精奪屈服强楚之應 箋曰不言朔朔在前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箋曰葬小君例日五月當時）雨不克葬（箋曰不克例時）庚寅日中而克葬（箋曰日中日例加詳謹之）

頃熊者何（箋曰据文公夫人姜氏已大歸僖公未娶熊女）宣公之母也（熊氏楚女宣公即僖公妾子箋曰宣於娶見有姑文喪三年內宣娶知非父子）而者何（箋曰据定十五年言乃克葬）難也（箋曰有待之詞）乃者何（謂問定公日下昃乃克葬箋曰据難者言乃）難也（禮卜葬從遠日不克葬見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箋曰重慎之詞）曷爲或言而或言

乃箋曰據同一難**乃難乎而也**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昃日昳久故言乃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訒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雨不克葬者爲不得行葬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行禮則不葬也魯錄雨不克葬者恩錄內尤深也別朝莫者明見日乃葬也

城平陽箋曰城例時平陽別無所見

楚師伐陳箋曰伐例時見楚事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不就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正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

人皆當合禮 箋曰如例時月者與公子遂
如齊爲起公與遂俱齊同惡再見與殺文明
如齊皆
月例也

公至自齊 箋曰至自例時不月者危不在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箋曰如例時爲公如齊見無尊主之心

齊侯伐萊 箋曰伐例時爲前會伐下取根牟使相起順諱文也

秋取根牟 取例時

根牟者何 箋曰据外取邑不書 邾婁之邑也 箋曰据不繫同內邑外取內邑不諱此不言取者知內取附庸邑也 曷爲不繫乎邾婁 箋曰

據取須朐見伐文**諱亟也**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上有小君喪而下諱取之則邾婁加禮明矣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王子虎從會葬數箋曰亟即急也亟用兵於屬國當諱也其不諱者變例耳

八月滕子卒箋曰聞世當卒月葬時以前稱侯卒微之此初見本爵故不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箋曰外會例時此月者爲下晉侯卒扈日起扈晉地使月日相屬外會見月者唯此爾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箋曰伐例時因會命伐也起伯者憂中國詳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箋曰日卒正例不葬見篡文不從卒會時

例褒之者晉主會從常例明無危也

扈者何箋曰据當言卒于會故知晉邑晉之邑也箋曰以卒于同國詞使晉有之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据陳侯鮑卒不地箋曰据公甍地者詳錄之

卒于會故地也起時衰多窮厄伐喪而卒於諸侯會上故地危之箋日隱之所以扶伯功

未出其地故不言

會也左右皆臣民雖卒於會上危愈於竟外故不復著言會也出外死有輕重死於師尤甚於會次之於人國次之於封內最輕不書之葬者故篡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不書葬者殺公子瑕也箋曰日卒正例

不葬起殺叔武同篡也殺大夫例不去葬

宋人圍滕 箋曰圍例時爲下伐滕見

楚子伐鄭 箋曰伐例時

晉郤缺帥師救鄭 箋曰救例時

陳殺其大夫泄冶 箋曰君殺大夫例時陳侯國三卿泄冶徵舒公孫甯儀行父共四卿矣先見殺泄冶起公孫二人陳侯黨與也

十年春公如齊 箋曰如例時爲歸田見之

公至自齊 箋曰至自例時危其反覆

齊人歸我濟西田 箋曰歸我例時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据歸讙及僤齊已取不言我言我者未絶于我也曷爲未絶于我据有俄道齊已言取之矣齊已言語許取之箋曰賂之故曰言取其實未之齊也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凡歸邑物例皆時箋曰未之齊則不必言歸設此文者惡其行賂而又以巧佞得免無戚信以自立皆受制于齊猶不如賂之爲愈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與甲子既同事重故累食箋曰不言朔

食二日例

己巳齊侯元卒箋曰齊卒例日

齊崔氏出奔衛箋曰出奔例時

崔氏者何箋曰据尹氏不繫國齊大夫也箋曰以言出出奔其稱崔氏何据齊高無咎出奔名連崔氏者與尹氏俱稱氏嫌爲采邑貶箋曰以尹氏例貶之也曷爲貶据外大夫奔不貶据尹氏譏世卿已見例箋曰譏世卿箋曰但譏卒不譏奔不見世卿之彊齊先伯國故以見例世卿非禮也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禍著故世就可以爲法戒明王者尊莫大於周室彊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之

公如齊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箋曰如例時惡其生諂死背之不留會葬也公蓋未聞喪而往

五月公至自齊箋曰至自例時月者起下六月葬齊惠公公不能留也

癸巳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箋曰大夫殺君例時

六月宋師伐滕箋曰伐例時月者前因喪圍之未半歲而又伐

公孫歸父如齊箋曰如例時爲公至見

葬齊惠公箋曰齊葬例月時者從大夫如例諱而略之公至月齊葬乃不月互相起見譏意此不及時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箋曰伐例時記晉楚爭鄭事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箋曰使來聘例時爲王子弟見例

王季子者何箋曰据王世子以貴書餘子不必分伯仲天子之大夫也箋曰直以大夫記之非錄季子其稱王季子何据叔服不繫王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箋曰依季子例知以貴貴見伯仲也其貴奈何箋曰据同乎王子母弟也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季繫先王以明之著其骨月貴體親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婁箋曰伐例時爲取蘱見之取蘱箋曰取邾婁邑例不言伐此不諱者須朐君伐取此臣代取見二正例乃顯諱文也

大水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蘱役重
民怨之所生箋曰大水例時
季孫行父如齊箋曰如例時爲二
大夫比聘見之
冬公孫歸父如齊箋曰如例時比
聘復諂事之
齊侯使國佐來聘箋曰來聘例時未踰年不
稱子蓋譏內忘其先君喪
異文說凡出使例不稱子使史榮森說與王
未三年稱天王同以崔氏世卿急於著齊君
饑箋曰饑
例時
何以書箋曰据
不見灾以重書也民食不足百姓不
可復興危亡將至
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倉廩賑乏哀
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

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大水箋曰無灾而饑灾愈重也故不連大水爲文明水不爲灾人自饑耳

楚子伐鄭箋曰伐例時見楚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箋曰方起楚强故不書他事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箋曰盟例時見楚服鄭以信相與爲邲戰起義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箋曰大夫會伐例時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

而詳錄之殊夷狄也下發傳於吳者方具說其義故從外內悉舉者明言之　箋曰會狄例時許其速狄衆楚也錄晉同內詞以扶伯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箋曰外討例時稱爵此月稱人起託討從滅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　据下入陳稱子　**貶**　箋曰稱侯伯討改稱人故知貶也　**曷為貶**　据徵舒有罪　**不與外討也**　辟天子故貶見之即所謂貶絕然後罪惡見　**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　雖自討其臣下亦不得與也　箋曰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楚自僭王何以討叛故雖內討亦不與狄無討例也**曷爲**

不與据善爲齊誅之　箋曰据下方與楚子爲禮**實與**不言執與討賊同文

而文不與箋曰貶稱人是**文曷爲不與**箋曰据文實以治伯功治

夷狄者不以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箋曰進楚爲諸侯因以伯

討責之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

箋曰据伯討實尚不與**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

有爲無道者箋曰陳侯已立諸侯莫討故曰諸侯爲無道**臣殺君**

子殺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與齊桓專封同義不書兵

者時不伐　箋曰中國有伯討楚唯許其討殺逆耳故更爲文實之詞使中國亟自正無爲夷狄所討

丁亥楚子入陳　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復出楚子者爲下納善不當貶不可因上貶文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箋曰納例時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　据納者謂已絶也今甯儀行父上未有出奔絶文故見大夫反言納也　箋曰据凡納皆君及當國者此稱公孫知皆大夫大夫當言自某歸自某入劉向讀以甯儀行父四字爲一入名此傳言皆則向說非

納公黨與也　徵舒殺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徵舒之黨從後絶其位楚爲討徵舒而

納之本以助公見絶故言納公黨與不書徵舒絶之者以殺君爲重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不繫國者因上入陳可知　箋曰納者叛詞討賊而納叛是陳大夫皆有罪也二大夫陷君于殺外求楚援以討賊以亡其國故並治陳侯之罪而以黨公坐二大夫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箋曰陳葬例月時者無臣子略之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　据惠公殺里克不書卓子葬　箋曰据齊滅紀乃葬紀侯此未滅當從常例奪臣子詞也　君子辭也　箋曰上罪公黨又去其葬是楚不滅陳而君子滅之故爲之詞以存陳也雖同有罪陳嗣君無

絕例故從已討文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無所復討也不從殺泄治不書葬者泄治有罪故從討賊書葬則君子辭與泄治罪兩見矣不月者獨甯儀行父有訴楚功上已言納故從餘臣子恩薄略之箋日不書葬則是當讐楚非許楚討之義故見無可討之文

楚子圍鄭箋曰君圍國正例時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箋曰偏戰例日晉師敗績箋曰敗績例時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据城濮之

戰子玉得臣貶也箋曰据與晉爲主則當
稱楚師此見爵則林父當稱人或同處父去
氏**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不與晉而反與
楚子爲君臣之
禮以惡晉 箋曰不言救鄭而直稱名氏敵
君則貶林父意明楚子已得君臣之詞矣非
得臣**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据城濮
例也之戰貶
得臣者不與楚爲禮 箋曰据不
與晉則當不與楚爲主不可但爲禮**莊王伐鄭**
勝乎皇門勝戰勝皇**放乎路衢**路衢郭內衢
門鄭郭門道四達謂之
衢 箋曰此下言史事以明圍鄭而晉救至
戰而敗楚兵遂去是楚子之有禮故得爲君
臣之詞救義兵也不可反與楚子爲主主晉
師而成楚伯是楚伯在戰後不可先許楚子

以禮也

鄭伯肉袒左執茅旌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箋曰周禮男巫旁招以茅

右執鸞刀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　箋曰鸞刀助祭所用凡君行巫先執茅旌者示從楚子行也執鸞刀者示從楚子歸也

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諸侯自稱曰寡人天子自稱曰朕良善也無善喻有過言己有過於楚邊垂之臣謙不敢斥莊王　箋曰無良於楚邊臣言啟釁也

以干天禍干犯也謙不敢斥莊王歸之於天

是以使君王沛焉沛焉者怒有餘之兒猶傳曰力

沛若有餘

辱到敝邑遠自勞辱到於鄭也諸侯自稱國曰敝邑君如矜

此喪人自謂己喪亡錫之不毛之地境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六十稱耋七十稱老綏安也謙不敢多索丁夫願得主帥一二老夫以自安　箋曰一二耋老謂鄭舊臣也安於不毛之地願食采爲臣比屬大夫請唯君王之命箋曰待命之詞也莊

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亦莊王謙不斥鄭伯之辭令不善也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屢往來爲惡言　箋曰交易猶佼傷輕也爲言造作言語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箋曰言初聞鄭甚惡宜討

及見面嫌疑已解矣而微至乎此微喻小也積小語言以致於此　箋曰王

引之說微無也猶言何至如此莊王親自手旌旌自以手持旌也綃廣充幅

長尋曰旐繼旐如燕尾曰旆加文章曰旗錯革鳥曰旟注旄首曰旌左右撝軍

退舍七里箋曰小國近郊七里退於郊外也將軍子重諫曰

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南郢楚都不能二千里言數千里者

欲深感莊王使納其言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

者數百人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亯者曰養今

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無乃猶得無

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杅飲水器穿敗也皮裘也蠹壞也言杅穿皮蠹乃出四方古者出四方朝聘征伐皆當多皮少圖有所喪費然後乃行爾喻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固其宜也不當以是故滅有鄭恥不能早服也　箋曰杅牟也禮記所謂敦桙夏日所用皮冬日之服言出必經時也）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篤厚也不惜杅皮之費而貴朝聘征伐者厚於禮義薄於財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本所以伐鄭者欲要其人服罪過耳不要取其土地猶古人朝聘欲厚禮義不顧杅皮）告從（從服從）不赦不詳（善用心曰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

日之有何日之有猶無有日箋日言郎日將有灾也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荀林父也曰請戰荀林父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國大衆彊王師淹病矣淹久也諸大夫廝役死者是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以是故必使寡人無以立功名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言還者時莊王勝鄭去矣會晉師至復還戰也言寇者傳序經意謂晉如寇虜　箋曰令之者令軍也還師者先師向鄭此旋向外禦來兵也莊王鼓之晉師大敗

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時晉乘舟渡邲水戰兵敗反走欲急去先入舟者斬後扳舟者指指隋舟中身隋邲水中而死可掬者言其多也以兩手曰掬　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　襄曰邲盍今密縣也在溱西洧東晉師自虎牢來則所渡者氾水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敵大夫戰言兩君者林父本以君命來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佚猶過使得過渡邲水去也晉見莊王行義於陳功立威行嫉妒欲敗之赦鄭雖解猶擊之不止爲其欲壞楚善行以求上人故奪不使與楚成禮而庠林父於上罪起其事言及者以臣及君不嫌直明晉汲汲欲敗楚爾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

閔隋水而佚晉寇箋曰還師者師
更向鄭城舊屯處斂兵使晉師得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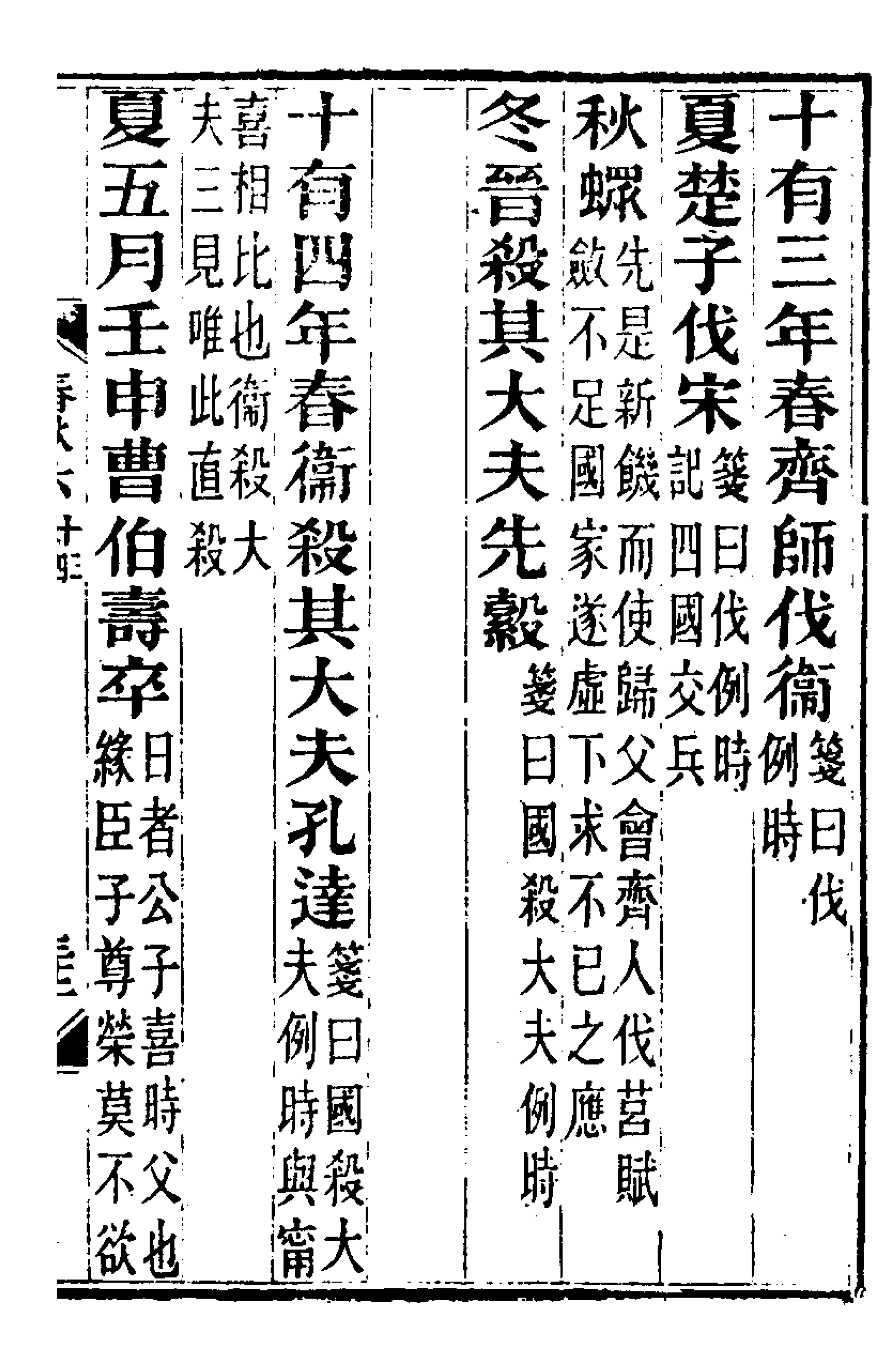
秋七月箋曰方序楚伯故不書他事使下日與上事相接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箋曰君滅國正例月日者與衛滅邢同國滅君死之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箋曰人同盟盟一見例時謀楚也同盟同欲譏內背晉而從楚下宋楚平稱人大其平己與此相起

宋師伐陳箋曰伐例時討楚與國以起下致楚師

衛人救陳箋曰救例時叛盟與楚不譏者時晉無伯功但記兵事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衛箋曰伐例時

夏楚子伐宋箋曰伐例時記四國交兵

秋螺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不已之應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箋曰國殺大夫例時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箋曰國殺大夫例時與甯喜相比也衛殺大夫三見唯此直殺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

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人父也　箋曰聞世例曹卒月葬時此日者恩錄之以文十五年來朝加詳起內篡也終生日卒以正桓篡亦以世子來朝錄之例與此略同

晉侯伐鄭　箋曰伐例時

秋九月楚子圍宋　月者惡久圍宋使易子而食之　箋曰圍例時月者起下平月稱人使與此相通見一事也

葬曹文公　箋曰時葬聞世曹正例不從終生例者終生兼治曹臣子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箋曰大夫會君例時爲下會楚子見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見圍不得與[illegible]會地以宋者善內爲救宋行雖不能解解猶爲見人之厄則矜之故養遂其善意不嫌與實解宋同文者平事見刺皆可知箋曰大夫會君例時爲下平見宋與會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箋曰平例時月者起人非實微者從內君大夫平例也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据上楚鄭平不書大其平乎已也己二大夫箋曰己內也內大夫在會而二國平故大之以己大夫起二大夫也

何大乎其平乎已据大夫無遂事箋曰据平乎已當若釋宋公不當

言及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堙距堙上城具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箋曰憊憖也憖盡也曰何如問憊意也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析破骸人骨也箋曰破骨取髓和爨爲食也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雖如所言吾聞之也圍者古有見圍者柑馬而秣之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畜積使肥者應客示飽足也

箋曰肥者謂人也客至則選肥者與接對是何子之情也猶曰何大露情箋曰情誠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矜閔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幸僥幸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諾者受語辭勉之矣勉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反報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

曰嘻甚矣憊雖然雖已憊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意未足也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區區小兒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先以諾受絕子反語舍而止受命築舍而止示無去計箋曰而汝也舍汝所止令子反且退休也雖然雖宋已知我糧短吾猶取此然後歸爾欲徵糧待勝也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

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大其有仁恩　箋曰大之故引而內之使得言平也

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箋曰据大之則宜著其名氏雖無大夫者且使有大夫也貶箋曰大夫從微者詞是貶也曷爲貶据大其平平者在下也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等貶不言遂者在君側無遂道也以主坐在君側遂爲罪也知經不以文實貶也凡爲文實貶者皆以取專事爲罪月者專平不易　箋曰不可云宋及楚平又不可言宋公

及楚子平故爲微者詞以出二臣之罪實與而文不與也宋臣輸情敵國楚臣以去要君無大夫之道幸而平耳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 箋曰師滅國例月日者善潞子先進一等故氏聞世狄例國舉也

以潞子嬰兒歸 箋曰驟進稱子不晉執而名者潞亦有罪也以歸例時

潞何以稱子 据其稱氏滅

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 躬身知爲善 箋曰稱子進七等故稱名故知足以亡也

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 箋曰因其執而驟進四等是亟錄記之也

離于夷狄

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稱子箋曰潞氏在弟三等例不當見執君而言以歸同中國詞是離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義相親比也故**晉師**猶繫赤狄箋曰隗子不名名而云以歸與獻舞等皆有罪例故曰未合中國**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閔傷進之曰者痛錄之名者示所閒世始錄小國也錄以歸者因可責而責之責而州進之者明不當絕當復其氏箋曰上二者皆無事實直於滅執見之故知以不救不有亡也晉不能敵楚而乃滅狄是以惡晉而賢潞子

秦人伐晉箋曰伐例時秦在狄楚之交故記其兵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箋曰大夫相殺稱人例時不可云王人殺其大夫故特爲詞例

王札子者何箋曰据王季子王子朝字在子上名在子下長庶之號也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札繫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起其爲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卿二人不言其大夫者挈也惡二大夫居尊卿之位爲下所提挈而殺之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殺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　箋曰與王季子同爲兄弟詞而不以伯仲通故知庶也庶兄弟當云王子札

而以札在子上故知長也殺二卿不言及與君殺同三郤之例上見貴此見庶盍札怨於不立故以當國正之王札則當國之詞加子與晉卓子同見庶子嗣位

秋螺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計稅畝百姓動擾之應箋曰螺例時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箋曰大夫會例時牟婁杞邑入莒者

初稅畝箋曰初例時

初者何箋曰据稅畝非僭**始也**箋曰凡言初皆譏始也**初稅畝者何**箋曰据用田賦田在上**履畝而稅也**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

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 箋曰履畝丈量之時民受田久地闕者多因增田稅也

初稅畝何以書 箋曰据稅出於畝其法自古

譏 箋曰以言初也

何譏爾 箋曰据稅畝無譏意

譏始履畝而稅也 箋曰廢公田之制但計畝收稅而已

何譏乎始履畝而稅 据用田賦不言初亦不言稅畝 箋曰据言稅畝不言用稅

古者什一而藉 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為公田 箋曰言但藉不稅也藉民力與民同豐歉則上知蓄備民知服事國無情農

古者曷為什一而藉 据數非一 箋曰据稅畝事便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箋曰公田但藉不稅以什

一法資力奉公耳今税之則强者有餘情者廢業其敝惟重税不重農名爲什一實則不問田畝有無但案戸口斂之故廢中正之法者始於此也

多乎什一大桀小桀

奢泰多取於民比於桀也箋曰待民荒惰而後追比取之是屬民也

寡乎什一大貉小貉

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箋日强者弁兼而稅不過一夫是嗜利如胡貉也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弁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陵弱是故聖人制

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卒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墝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

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
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
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
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
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
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
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
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
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
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
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
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
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
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
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

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一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

箋曰官民共穫水旱知備情農自奮但計畝而稅稅穀苟取稅足而已其後必有有田但無稅有稅無田者後世之所以敗良法由貪便苟且反以藉田爲煩迂也孟子書言徹無公田是周末誤以稅畝爲徹法但計取之什一不知所以什一也無公田而取民什一之稅至重矣大桀猶不能必取之此後世率卄取一而猶困而良田益少也故一著初稅以譏之

冬蝝生箋曰蝝復陶也復陶戎衣蓋介蟲類鰕者故董仲舒以爲蝗子魯語曰蟲舍蚳蝝蝝不爲灾以異書也

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即螺也始生曰蝝大曰螺螺箋曰据蜚不言生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僥幸也箋曰以言生知不爲灾而旋死滅故知不書而書以發當時之聽覩幸之者何聞災當懼反喜非其類故執不知問猶曰受之云爾箋曰有者不宜有生者我所生故曰受之也受之云爾者何箋曰据灾無可受之道

上變古易常上謂宣公變易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畝應是而

有天災 應是變古易常而有天災螺民用饑箋曰欲明蝝爲税畝之所生故言生以應之也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爲喜而僥幸之變螺言蝝以不爲災書起其事 箋曰其諸者推説經意也主人讀而問之因悟有災則税畝無益庶幾可以變也何君蓋据緯以言經非傳之意

饑 箋曰饑例時亦無災而饑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言及者留吁行微不進 箋曰滅國正例時月者赤狄甲氏以赤狄潞氏進之留吁

自國舉故別言及

夏成周宣謝災箋曰外災例時

成周者何箋曰据天王入成周則成周當言京師東周也後周分爲二天下所名爲東周名爲成周者本成王所定名天下初號之云爾宣謝者何箋曰据非宮廟宣宮之謝也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箋曰謝當爲射以習射故無室而以事名堂也字亦或爲序平王東遷因宣王習射之名序爲宣宮仍以其序爲國學東序後人以宣氏焉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據天子之居稱京師宋災不別所燒

樂器藏焉爾宣王中興所作樂器箋曰凡學舞皆於序雖不居人而有藏

器也成周宣謝災何以書箋曰据樂器灾當若寶玉大弓以器書也

記災也箋曰以灾爲重非重器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箋曰

据言成周不言京師則外之當從外例新周也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

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

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災也　箋曰新若舍故諱新之新新之者繼

之也春秋言天王京師王魯例不著故因灾而目言成周以起天王非王法所出也

秋郯伯姬來歸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死不卒者已棄有

口更適人之道或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箋曰來歸例時特見來歸者與杞叔姬來歸月相比見正例也特因以見見女嫁不書書者皆有所爲春秋書事取張法見者不復見不爲人作記簿也

冬大有年 箋曰大有年例時凡有年大有年皆讖文此爲上初稅畝見去年饑今年大有年稅畝無所損益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箋曰聞世許例卒日葬時不從小國月卒例者以見世從夷例故先進之以顯例

丁未蔡侯申卒 箋曰蔡例日卒

夏葬許昭公箋曰時葬聞世正例

葬蔡文公不月者齊桓晉文沒後先背中國與楚故略之與楚在文十年箋曰時葬梁鎮中說蔡侯葬後肸不葬至此葬又不月起前侯爲貶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是後邾婁人戕鄫子四國大夫敗齊師于舝齊侯佚獲君道微臣道强之所致　箋曰不言朔食二日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箋曰公會盟例日會時同盟聞世始見正例凡同盟皆譏內治內不信所以治外也

秋公至自會箋曰至自例時見正例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稱字者賢之宣公簒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爲大夫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爲天子上大夫也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箋曰肸名也加叔季友例也何据緯說爲賢者不名非也聞世大夫日卒每公一見焉見公弟者文宣一異母文不明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箋曰伐例時君會世子一見

公伐杞 箋曰伐例時杞魯世昏宜纂絶好唯見伐伐文譏內也

夏四月 箋曰方記昏姻相伐故不書他事令與戕鄫子相接

秋七月邾婁人戕鄫子于鄫 箋曰人殺他國君正例月與人滅國同人盜邾婁子也許慎說戕槍也他國臣來殺君曰戕不用兵陳遣一夫刺之故坐邾婁子殺列國君也不言盜者盜者內臣之詞也

戕鄫子于鄫者何 箋曰據不言滅入執

殘賊而殺之也 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言于鄫者刺鄫無守備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 箋曰殘賊猶姦宄也

甲戌楚子旅卒箋曰楚初見卒卽同大國例日卒月葬與晉同怗荆而伯之春秋之盛功非他狄例

何以不書葬據而日名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旅卽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至此卒者因其有賢行箋曰辟除也除其僭於國者存其通於諸侯者不從其臣子卽以治其臣子

公孫歸父如晉箋曰如例時爲下奔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箋曰公薨例日路寢小寢高寢臺下楚宮皆謹其地無譏文

歸父還自晉
箋曰還
例時
至檉
箋曰至
致例時
遂奔齊
箋
曰
內大夫出奔例日奔
例時不言出遂在外
還者何
箋曰据文公還
自晉善詞也
善辭也
箋曰凡還
皆善也
何
善爾
箋曰据
奔當絕
歸父使於晉
上如
晉是
還自晉至檉
聞君薨家遣
家爲晉所逐遣以先人殺君故
也箋曰還自晉不氏君臣之
詞也本無奔意明矣至
檉遂奔足至檉聞喪
墠帷
埽地曰墠今齊
俗名之云爾將
袒踊故設
帷重形
哭君成踊
踊辟踊也禮必踊者如
嬰兒之慕母矣成踊成
三日五哭踊之禮禮臣爲君本服斬衰故成
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

踊去事之殺也**反命乎介**因介反命禮卿出聘以大夫爲上介以士爲衆介

自是走之齊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言至檉者善其得禮於檉言遂者因介反命是也不待報罪也遂殺君本當絕小善錄者本宣公同簒之人　又不當逐不日者伯討可逐故從有罪例也　箋曰言走者明君逐之非奔也非奔而言奔者父有罪子不得立故從外奔例時明有絕道也成公歸父一耳不得逐父同惡之子故與歸父得自主言遂也何以不待報爲說則當如赦言奔者足矣不得加遂也

春秋宣公經傳解詁弟六

受業桂陽劉映藜李金戣校栞